

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 记发明女杰徐锦航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为国争光

人生能有几次搏，此时不搏更待何时？

——容国团

1959年4月5日，举国沸腾了，人们奔走相告，载歌漫舞，全国上下到处是欢声笑语，亿万人民沉浸在无比兴奋的喜悦之中，纷纷庆贺从西德多特蒙德传来的振奋人心的喜讯：中国运动员容国团夺得了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冠军，从而使中国运动员的名字第一次刻在了勃莱格奖杯上，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世界冠军。这个冠军的夺得犹如春雷震动了世界体坛，他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崛起，有力地说明了中国体育运动蓬勃发展和飞跃进步的力量。它使世界上那些侵略过中国、轻视中国的国家和地区，再也不能小看中国人民，纷纷向

中国人竖起了大拇指。海外侨胞也因此而欢欣鼓舞，他们终于能扬眉吐气了，可以抬起头，拍着胸脯自豪地说：“我是中国人”了。国人更是为之振奋，有人听到这个消息后，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心情，挥笔写就了《闻容国团荣获世界冠军》这首诗：

世界乒乓大战酣，
频传选手破要关。
遥遥多特蒙德夜，
祖国亲人尽未眠。

拂晓一声报捷音，
满城喜贺语纷纷。
冲天干劲今结果，
力缚苍龙再进军。

这首首篇为祝贺运动员而写就的诗，把亿万人民赛前的那种企盼和焦虑的心情，以及赛后闻知中国队员夺冠的那份喜悦，表现得淋漓尽致，从这首诗中，我们仿佛看到了当时那种举国欢庆的场面。那么，容国团何

以凭借他手中这小小的乒乓球就能震撼了全球呢？我们略微回顾一下他的生平事迹，不难从中找出答案。

东区小霸王

容国团祖籍广东省中山县珠海南屏镇。1937年8月10日出生在香港的一个贫苦的洋务工人家庭，他的父亲容勉之，是一位曾经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和广州公社起义的老海员，自小就在资本家的工厂里做童工，深受资本家的层层盘剥。那种地狱般的童工生活对他来说太难忘了，他不愿小小年纪的儿子也步自己的后尘，去给资本家当童工，受那种非人的待遇，决心让儿子去读书。于是1944年，容国团被送回家乡，进入家乡南屏的“甄贤学校”读一年级。

就在他读小学的时候，开始对乒乓球发生了浓厚的兴趣。那时候年龄稍大一些的孩子已经有不少人开始打乒乓球了。开始，容

国团只是站在旁边看别人打，看着那小小的白球在球拍下上下翻飞，他的兴趣也与日俱增，禁不住也想上场打两拍，可是他没有球拍。于是，他就把母亲每天给他的零花钱攒起来，好不容易买了一副球拍和一只新球，他终于可以亲手打球了。这以后的容国团开始迷恋上了乒乓球，每天放学后，放下书包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球拍出去打球。容国团很聪明，也很爱动脑筋，无论是在看别人打球，还是自己亲手和别人对擂时，他总是认真观察，仔细揣摩他们打球的动作、技巧，结合自己的特点融入自己的打法中，形成一套独特的又快又狠的打法。

抗战胜利后，容国团又随父母回到香港，先后就读于知行小学、国济小学和慈幼学校。这时候的容国团乒乓球水平已经是相当高了，在同龄人中已是小有名气，经常代表学校参加一些乒乓球比赛。由于他技术超群，几乎是常胜将军，所以被人们誉为“东区小霸王”。生活在他面前似乎铺开了五彩路，但现

实并不如此，不久，容国团不得不辍学回家，告别了他非常热爱的学校。

怒焚悔过书

1951年一个夏夜的傍晚，容国团从一个有钱的亲戚家里走了出来，两眼饱含着悲愤的泪水。原来容国团是刚刚向他们求助回来，父母都病倒了，而且被开除，正失业在家。为了借钱给父母治病，容国团才走到亲戚家，却没想到遭到他们的奚落。他那幼小的心灵，被冷酷的现实深深创伤了：他决心靠自己的力量，为穷人争口气。回到家里，他对父亲说：

“爸爸，我不上学了！”

不用解释，老人全明白了，不禁一阵心酸，这是老人多么不愿意看到的现实啊！这位老海员看着还很瘦弱的孩子不禁老泪纵横，无奈自己疾病缠身，又失业在家，贫病交加，求生无计，只好苦了这个唯一的儿子了。他默默地垂下了头，心里说：“好孩子，

爸爸对不起你了。”

就这样，只上了7年学的容国团辍学回家了，开始出去寻找工作维持家计。当时，一家渔市场的投机商人，看中他会打球，就给了他一份工作，要他在干完一天辛苦的工作后，再去为资本家打球赚钱。于是，容国团开始了他的童工生涯。他每天早晨三、四点钟起床，搬鱼拣鱼，跑腿打杂，由于他年幼力单，便难免要出差错，因而经常受到老板训斥。晚上还要到渔行办的“球会”去打球，有时要一连打上好几个小时。小小的瘦弱的身躯，还未发育起来的身心，终于不堪重负，不久，他也无一例外地染上了肺结核。但是，为了一家人的生计，所有这一切，他都不声不响地忍受着，一日一日地苦撑苦挨着。

生活的重担，似乎要把这孩子压垮。然而，他却象山间小溪，在深沟暗壑中不声不响地积蓄着力量，一旦溢出地面，便勇往直前，飞溅着生命的浪花。

容国团的父亲，是香港工人的进步组织

——工联会所属的海员工会会员。这使容国团有机会在工余出入工联会俱乐部“康乐馆”。在那里，他好像有意要向人间的不平挑战，不时发出欢快的笑声，受到叔叔们的喜爱。这时候的容国团已不再是像过去那样，在别人比赛的间隙里，求人陪他打一会，也不用再看大人们的神色行事，他可以理直气壮地打球了，可以像大人一样的与叔叔们切磋球技了。所以一有时间，他总是往“康乐馆”跑，软磨硬泡地缠着叔叔们陪他打球。由于他肯动脑筋钻研，又勤学苦练，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里，他的乒乓球技术就有了很快的提高。

打球之余，工会的叔叔们在开会，组织一些爱国的活动时，也从不背着他们，而且，叔叔们还有意无意地常向他讲一些爱国志士的故事，讲祖国正繁荣昌盛，蒸蒸日上的美好前景。不知不觉间，他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。在环境的熏陶下，他的幼小的心灵里，也种下了为祖国争光出力的念头。

1954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建国五周年纪念日。香港的工联会为了庆祝这一重大节日，举办了庆国庆乒乓球表演赛。由于容国团乒乓球上已经暂露头角，所以也被批准参加了这一庆祝活动。

渔行老板知道后，勃然大怒，把容国团找去，大发雷霆，并勒令他写一份“悔过书”，在全行职工面前反省认罪，还威胁说：

“不然，我就炒你鱿鱼，并扣除工资！”容国团终于忍无可忍，当众严厉地驳斥老板说：

“我打乒乓球，庆祝我的祖国国庆，何过之有？不写，即使人头落地也不写。”并当场烧掉了那份悔过书的用纸。气得老板半天说不出话来，容国团则扭头回到了家。

回到家中，他真想对父亲说：“我不干了”。可是，几次张了张嘴，他都又把话咽了回去。他又怎能不干事呢？他不干，谁来挣钱养家糊口呢？还有那么多的人失业在家，要找到一份工作是多么不容易啊！他不能不为全家的生计着想啊！

但是，这句话父亲替他说了。老人亲自带他到渔行取回了行李。后来，虽然老板几次“请”容国团回去，去为渔行办的“球会”打球赚钱，因为容国团一走，他的“球会”就再也不能打赢对手了，“球会”也就难以办下去了。但父子俩拒绝了老板的“邀请”，几次的回答都是：

“不去，即使饿死也不去。我们人穷志不能穷！”

从此，一家人就靠父亲带病替人算帐所赚来的一点点薪水过活，本来就很贫苦的日子更加艰辛了。

爱国的自由是神圣的

香港，夏夜的夜晚。容国团，一个清瘦的少年，从五光十色的皇后大道走向昏暗的筲箕湾——贫民区，他的家。他刚从朋友那里练完球回来。他身着短裤，背心，一只手提着装球拍的小兜，另一只手抓着披在肩上

的衬衫，无精打采地，踢踢踏踏地慢慢向前移动着脚步。细小的双腿支撑着他那虽然瘦弱，但相对于他的细腿来说，还是太重的身体，慢慢地往回走着。每每经过飘散出香味的美食店、大酒店时，他都不由的舔舔嘴唇，驻足向那些陈列在橱窗里的美味烧烤羡慕地盯上好久，手不由得伸向兜里装着的一元钱，那是父亲每天给他的车水费。人是要吃饭的，何况他又是正在长身体的年龄，每天繁重的体力消耗以后，他都饥肠辘辘。今天，他同样腹中空空，他多想买下那些美味佳肴尝一尝啊！他实在饿极了，还有那么远的路要走呢！可就在他拿出那一元钱时，耳朵仿佛听到了父亲的叹气声。最近是算帐的淡季，爸爸也每天挣不来几个钱，常常为一家人的生计而愁眉叹气，说不定家里也没有饭吃呢！不能花！想到这，他使劲咽了一口口水，又把钱放进兜里，转身又走上了路，走向他自己的“霸王屋”（即未经当局允许而私自搭的篷屋，随时会被驱逐）。

“咯噔……咯噔……”，身后传来了清脆的脚步声，越来越近。他不由得加快了脚步，可那“咯噔”声也随之加快了。他心里不由得一阵紧张，突然，他停下来，猛一转身，不由愣住了。路灯下，并没有什么“蒙面大盗”，而是一位窈窕少女天使般地站在他面前，一股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，他惶惑了，两人相距是那样近，近的互相都能听到对方的急促的呼吸。容国团等着那姑娘后退，可她居然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就在容国团准备转身离去的时候，没想到那姑娘却说话了：

“怎么，不认识我了？”

容国团那双大眼睛上下打量着姑娘，可怎么也想不起这么个人。

“我和妹妹常给你捡球，是你的崇拜者，记起来了把？”

“噢”记起来了，是有这么两个人，好像是某校校长的女儿，常来看球，也会打几下，但容国团只管打球，并未把他们放在心上。

“你跟着我有什么事？”

“有要事，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，慢慢说，好吗？”

容国团点点头，可谁知姑娘却把他带进了一家多少次他都想走进却因囊中羞涩，一直也不敢进的豪华酒店，要了两份西餐。容国团如坐针毡，不知所措，只好说：

“有什么事？先说事吧！”

“其实很简单，只是我们姐妹俩很羡慕你的高超的球技，想拜你为师，怎么样？”姑娘期待的目光，直直地望着他。

原来就这么点事呀，看来，和自己一样，又是一位球迷，更何况还是自己的崇拜者呢！每天教她们一会球，也不耽误什么，反正自己现在也没什么事干。想到这里，容国团抬起头看了姑娘一眼，姑娘正用期待的目光望着他，等着他的回答呢！

“好吧，我每天同你们打一小时，可以吧！”

“太好了，一言为定，我们从明天就开始。”姑娘欢快地说，“请吃吧，勇士，这算

是我的拜师礼!”

就这样，容国团收下了两个弟子，日子也过得飞快，转眼一个月过去了。一天，他又和姑娘打球，姑娘问他：

“你不上学，也不做事，整天打球，那将来怎么办呢?”

是啊，将来怎么办？他也不知道。他希望并且有信心在乒乓球上打出点名堂来。现在，他正在自学，练习毛笔字，阅读古今中外文学名著，希望将来能有所发展。可眼下，他最需要的还是做事、工作、挣钱养家！

“不是我不想做事，是找不到事可做啊！”

“我找爸爸给你想想办法。”

两天后，办法还真的来了。姑娘的父亲请容国团到他的学校读书，同时为该校打球，可以免收学费，而且还给生活补助。这太好了，容国团又可以回到学校了，他高兴地险些跳起来。但姑娘又说要履行例行的手续，要了解他的历史。

“我爸爸是海员，现失业在家。我7岁上

学，13岁失学，在渔行当杂工，后来被解雇，自小喜欢打乒乓球。就这些。”

“为什么被解雇？”姑娘好奇地问。

“因为我爱国，十月一日参加了祖国的国庆活动。”

“啊，你怎么信奉共产党，太傻了，共产党太穷了，所以要共人的产。我爸爸就是怕被共产，才从上海逃到香港的。这事可不能让我爸知道，否则全完了，连我同你打球也不会被允许了。你以后可别干这傻事啦！”

姑娘的话，似责问，又带着关切的口吻，容国团一时不知所措。他不同意姑娘的观点，但自己一时又说服不了她，他们俩个生长在完全不同的环境里，自小就受着完全相反的教育，小小的乒乓球交情不会使乾坤翻转。他有些茫然了，在他的头脑里，还不明白穷人为什么穷，富人为什么富，但有一点他却是明白的，就是共产党从来就不是要去共什么人的产，爸爸虽然穷，却从未想去共别人的产。相反，爸爸一生艰辛，积劳成疾，到头

来仍不得温饱。容国团想着这些，没有说话，他并不是无话可说，只是不想对这位姑娘说，连自己也不知为什么。默默地，他们又打了一会，就各自回家了。

容国团回到家，坐立不安。他不得不承认，他已经喜欢上了这个姑娘，可是，姑娘为什么说那些话呢？父母见他神色异常，便一再追问，最后，他决定和父亲谈这事。父亲听完后，好久没有说话，最后，只提醒容国团说：

“你肯定她父亲不知你怎样被解雇的吗？”

一句话提醒了容国团。是啊，这事香港乒乓球界谁人不晓呢？他们既然对我感兴趣，还能不知道吗？如果知道，他们又为什么接近我呢？同姑娘接触的情景，一幕幕展现在眼前。难道这是有什么阴谋？是她受她的父亲指使，引我去为他们打球，给他们出名，赚钱吗？这不是和渔行老板一模一样了吗？而且有什么政治背景也未可知呢！想到这，容

国团不禁打了个寒颤。

“你明天去同她说，爱国的自由是神圣的，谁也不能剥夺，看她什么态度。”父亲对他说，容国团点了点头。

第二天，他简直有些怕见这位一夜里变得神秘了的姑娘。姑娘也确是与以往有些异样，她不再像每天那样谈笑风声，而是不声不响地只顾练球。当练完球，容国团对她说了自己必须说的话时，姑娘一声不吭，扭头就走，容国团拦住她，想要问个水落石出。可是容国团从姑娘脸上看到的不是气恼的表情，而是轻蔑的讥笑。容国团的气血直往上涌，大叫一声：“去你的吧！”扭头大步走向自己的“霸王屋”。

赤子情深赴大陆

“天无绝人之路”。后来，容国团的父亲的一位好友托人为容国团找到了一份工作，即为联益土产食品公司的一个零售店当记帐